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七冊

復河套將相蒙冤



振都門胡虜大縱



追殺寇庸帥敗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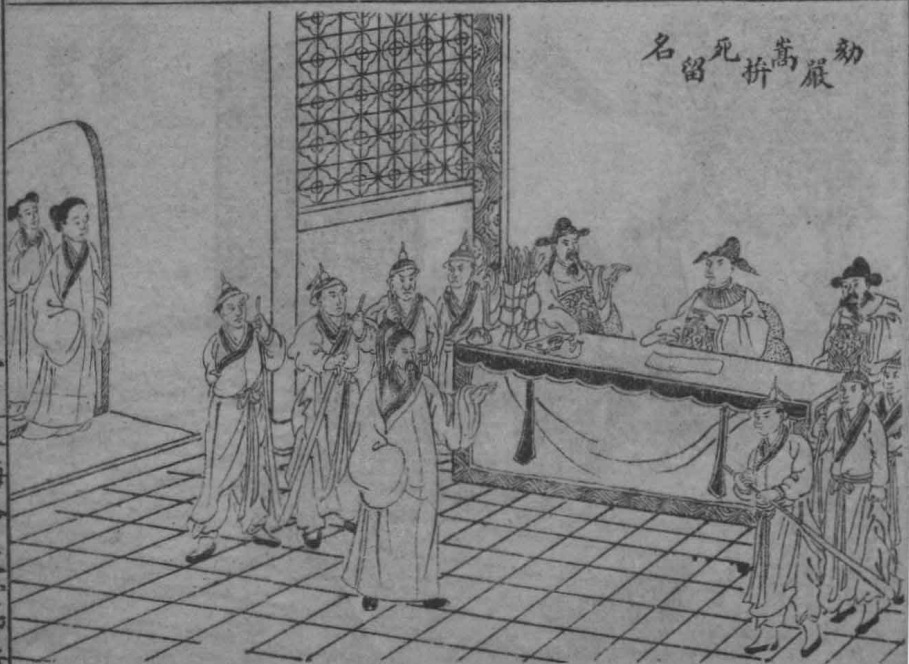
開馬市盡臣極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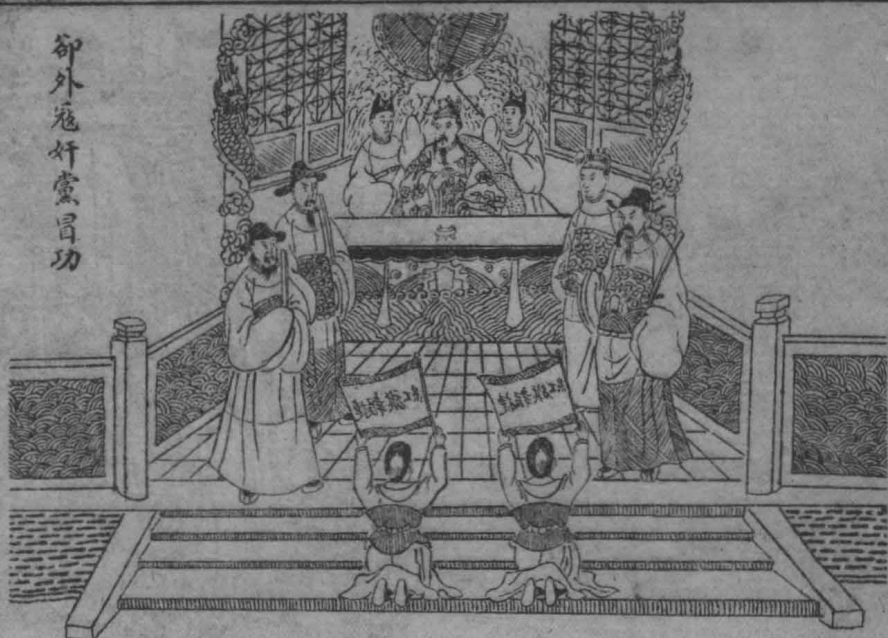
法正棺剖鸞仇罪



名死斬高嚴初



卻外寇奸黨冒功



媚乾娘義兒
邀寵



胡宗憲
用謀
賺海
盜



趙文華弄巧忤權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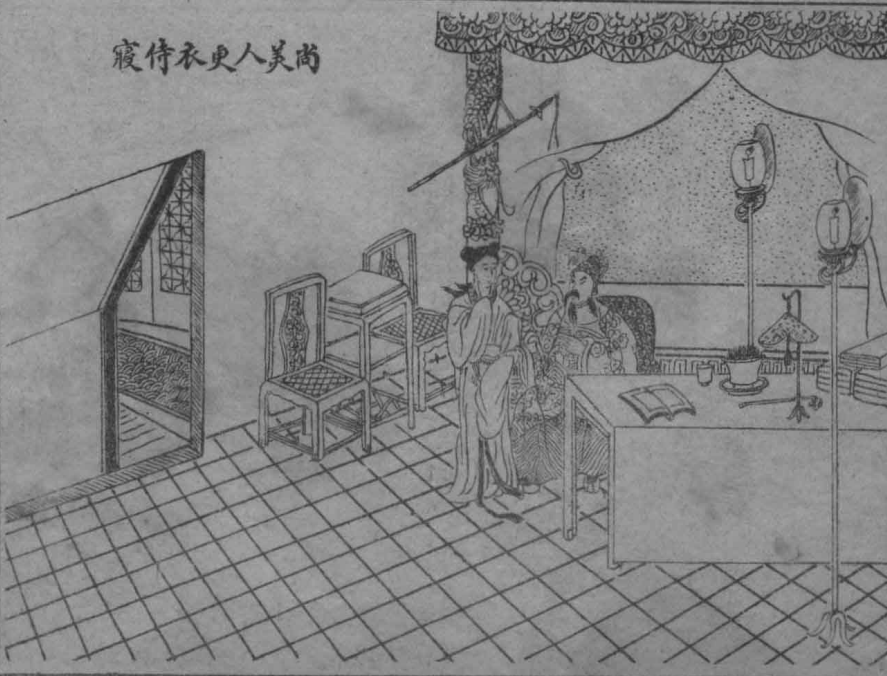
延恩堂



汪寇中計遭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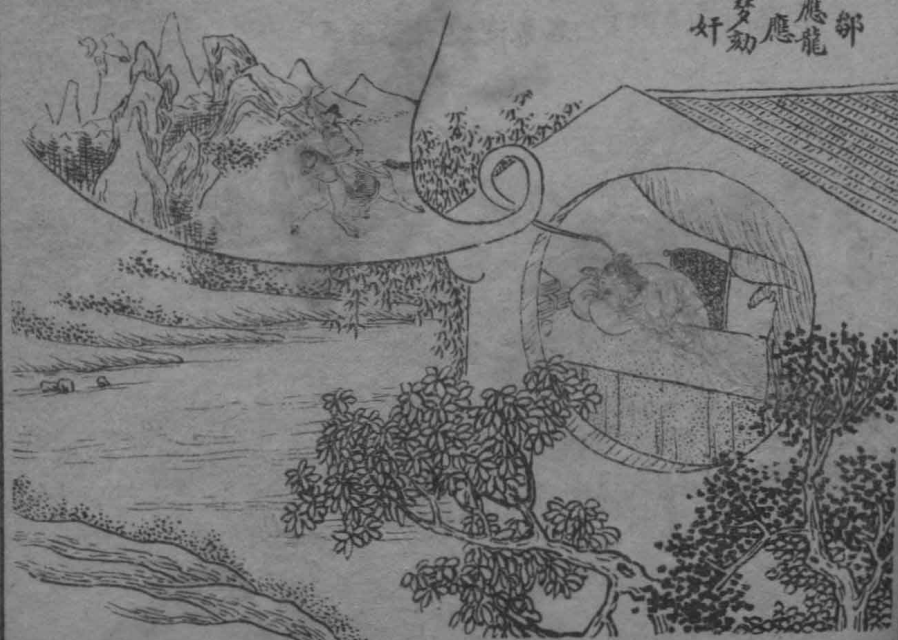
尚美人更衣侍寢



海剛方絕俗



鄒應龍
夢應
奸劾



權門勢倒
禍及兒
曹



王爺府歸途逢暴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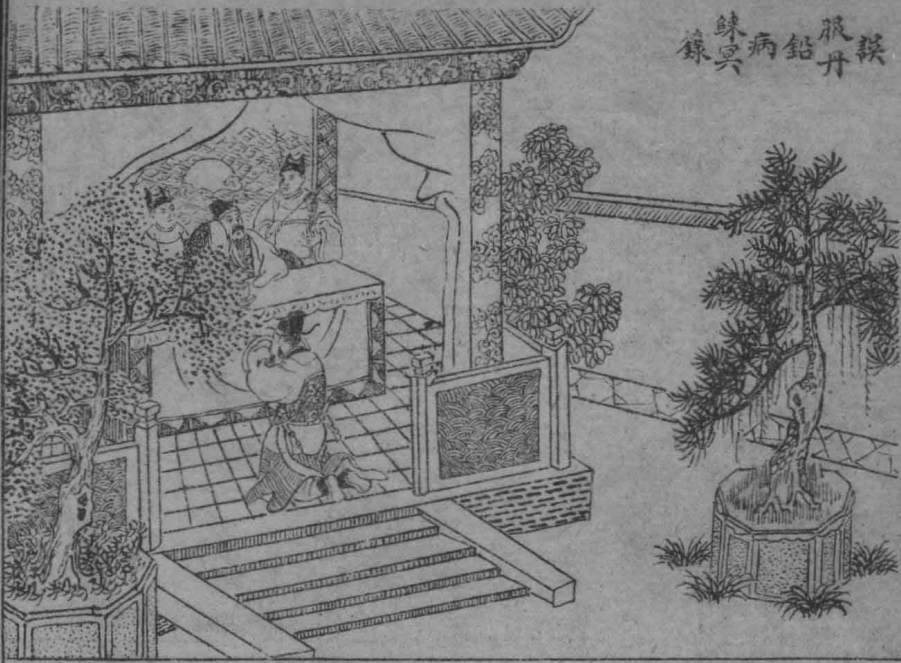
破 奸 謀 嚴 世 蕃 伏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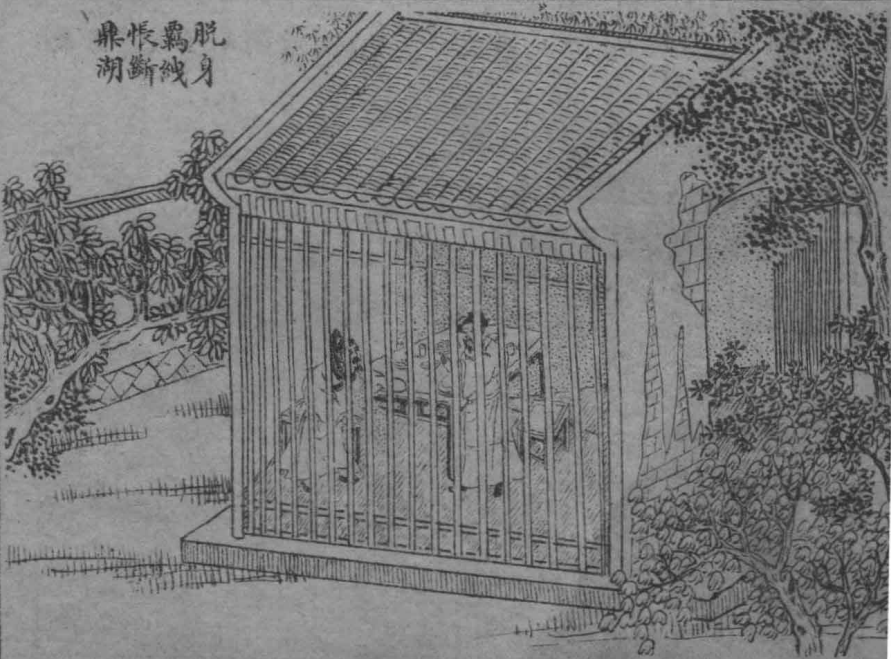
勒 宿 寇 威 繼 光 衝 鋒



錄冥病鉛服誤



鼎悵羈脫
湖斷綫身



國明史通俗演義卷七

第六十一回

復河套將相蒙冤

擾都門胡虜縱火

却說嚴嵩父子跪在夏言榻前。淚珠似雨點一般。灑將下來。

婦女慣會落淚。不意堂堂宰相也與婦女相等。故孔子謂小人也。

夏言再三請起。嚴嵩道。少師若肯賞臉。我父子方可起來。夏言明知為參

奏事。恰不得不問着何故。嚴嵩方將來意說明。世蕃又磕頭哀求。自陳悔過。夏言笑道。

這事想是誤傳了。我並無參劾的意思。請賢橋梓一概放心。嚴嵩道。少師不可欺人。夏

言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儘管放心起來。不要折煞我罷。

言必踐信。原是君子所為。但施諸小人。未

免失。嚴嵩父子方稱謝而起。彼此又談數語。方纔告別。夏言只說了恕送二字。依舊擁

被坐着。架子嚴嵩歸家。暗想世蕃雖得免劾。總不免受言所辱。意中很是懷恨。自與同

黨陰謀。設計害言。言却毫不及覺。有時言與嵩入直西苑。世宗屢遣左右宮監伺察二

人動靜。無非好猜與言相遇。言輒傲然不顧。看他似奴隸一般。轉入嵩處。嵩必邀他就座。或

相與握手。暗中便把黃白物塞入宮監袖中。

本是懷來物。何足愛惜。

看官。你想錢可通神。何人不

愛此物。得人錢財。替人消災。自然在世宗面前稱贊嚴嵩的好處。那夏言不但沒錢。還

要擺着架子。這些威風。大家都是恨他。背地裏常有怨聲。世宗問着。還有何人與言關

切。略短稱長。而且設醮的青詞。世宗視為非常鄭重。平日所用。必須仰仗二相手筆。言

年漸衰邁。又因政務匆忙。無非令幕客具草。糊糊塗塗的呈將上去。世宗每看不入眼。

棄擲地上。嵩雖年老。恰有兒子世蕃帮忙。世蕃狡黠性成。善能揣摩帝意。所撰青詞。語

語打入世宗心坎中。世宗總道是嚴嵩自撰。所以越加寵幸。只世蕃仗着父勢。並沒有

改過貪心。仍舊伸手死要。嚴嵩到也告誡數次。偏世蕃不從。嵩恐夏言舉發。上疏遣世

蕃歸家。世宗反馳使召還。加授世蕃太常寺少卿。世蕃日橫。嵩因見主眷日隆。索性由

他胡行罷了。這且慢表。且說嘉靖三年。大同五堡兵作亂。誘韃靼部入寇。雖經僉都御

史蔡天祐等。撫定叛衆。只韃靼兵屢出沒塞外。韃靼勢本中衰。至達延可汗嗣立。連延

係脫古思帖木兒六世孫頗有雄畧。統一諸部。自稱大元大可汗。復南下略河套地。奄有朔漠。分漠南

漠北為二部。漠北地封幼子札賚爾。號為喀爾喀部。漠南地分封子孫。令次子巴爾色

居西部。賜名吉囊。亦作濟農吉囊二字。是副王的意思。嫡孫卜赤居東部。號為察哈爾部。達

延汗歿。卜赤嗣為可汗。巴爾色亦病死。子完弼哩克襲父遺職。移居河套。為鄂爾多斯

部的始祖。巴爾色弟俺答居陰山附近。為土默特部的始祖。彼此不相統屬。未幾完弼

哩克又死。俺答併有二部。勢日強盛。與完弼哩克子狼台吉。屢寇明邊。明將發兵抵禦。

互有勝負。約畧敘明嘉靖二十五年。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銳意圖功。輒有殺

獲。且建議規復河套。上書力請道。

寇居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寧甘肅。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敝。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百。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為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並河為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凶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陛下裁之。

這疏呈入。有旨下兵部覆議。兵部以築邊復套。俱係難事。兩事相較。還是復套為難。築邊較易。請先事築邊。緩圖復套。世宗轉問夏言。言獨請如銑議。世宗乃頒諭道。河套久為寇據。乘便侵邊。連歲邊民橫遭荼毒。朕每宵旰憂勞。可奈邊臣無策。坐視遷延。沒一人為朕分憂。今侍郎曾銑倡議復套。志慮忠純。深堪嘉尚。但作事謀始。輕敵必敗。著令銑與諸邊臣悉心籌議。務求長算。兵部可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他修邊餉兵。便宜調度。期踐原議。勿懈初衷。

敘入此論見得世宗初意本從銑奏

銑得諭後自然募集士卒添築寨堡忙碌了

好幾月。督兵出塞。擊退寇衆。斬截數十人。獲牛馬橐駝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餘。

件。上表奏捷。世宗按功增俸。並賜白金紵幣有差。曾銑遂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

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協議復套方略。且條陳機要。附上營陣八圖。

世宗很是嘉納。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等。亦見風使帆。覆陳曾銑先後奏請。均可施行。

云云。會值大內失火。方后崩逝。應上世宗頗加戒懼。命釋楊爵等出獄。應五十一面詔

求直言。那時陰賊險狠的嚴嵩。得了機會。疏陳災異原因。由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

所致。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應同加罪懲處。藉近天庥。東拉西扯嵩疏一上。廷臣遂

陸續上本。大都歸咎銑言兩人。高明是嚴嵩主使世宗竟背了前言。別翻一調。諭言逐賊河套。

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曾銑原不足惜。倘或兵連禍結。塗炭生靈。試

問何人負責等語。大人話錯話話過這諭一下。中外多說異不置。接連是罷夏言官。逮

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凡從前與議復套官吏。分別懲罰。世宗自問應否加罰。一番擴外安

內的政策。片刻冰消。這嚴嵩心尚未足。定要借着此事。害死夏言。方肯罷休。先是咸寧

侯仇鸞。仇鸞子鎮守甘肅。素行貪黷。為銑所劾。逮入京。師下獄。鸞與嵩本是同黨。嵩遂從

中設法。暗令予世蕃替鸞草疏。辯訴冤屈。並誣銑剋扣軍餉。納賄夏言。由言繼妻父蘇

綱過付。確鑿無訛。世宗到此。也未嘗澈底查究。便飭法司繳案。按照交結近侍律。斬銑。

西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智略。頗善用兵。性尤廉潔。死後家無餘資。都人俱為稱冤。惟嚴嵩以下一班走狗。扳倒曾銑。就是扳倒夏言。銑既坐斬。言自然不能免罪了。當下有詔。逮言。言纔出都。抵通州。聞銑已定讞。吃一大驚。從車上跌下。忍痛啼噓道。這遭我死了。在途次繕着奏疏。痛詆嚴嵩。略謂仇鸞方繫獄中。皇上降諭。未及二日。鸞何從得知。此必嚴嵩等詐為鸞疏。構陷臣等。嚴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的生命。在嚴嵩掌握。惟聖恩曲賜保全。你從前何不預劾至此已是遲了疏纔繕

定。緹騎已到。即就逮至京。把繕好的奏摺。跪人呈入。世宗不理。

無非是擲向地上

命刑部援曾

銑律。按罪論死。尚書喻茂堅。頗知夏言的冤情。因世宗信嵩嫉言。不便替他訴冤。只好

將議貴議能的條例。覆陳上去。請將言罪酌減。世宗覽畢。憤憤道。他應死已久了。朕賜

他香葉冠。他不奉旨。目無君上。玩褻神明。今日又有此罪。難道還可輕恕麼。

尚記得香葉冠事然

是可隨批斥茂堅。說他不應包庇。嵩聞刑部主張減罪。恐言或從此得生。正擬再疏架

害。

一步不肯放鬆小人之害人也如此

適值俺答寇居庸關。邊報到京。遂奏稱居庸告警。統是夏言等主

張復套。以致速寇。這道奏章。彷彿是夏言的催命符。竟由世宗准奏。置言重辟。言妻蘇

氏流廣西。從子王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盡行削籍。於是嚴嵩得志。獨攬大權。世宗

雖自南京吏部。召入張治。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並命李本為少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兩人入閣。一個是疎不問親。一個是卑不敵尊。無非是聽命嚴嵩。唯唯諾諾。

罷了。

也是保身之道。否則即被逐出。

且說俺答入寇居庸。因關城險阻。不能得手。便移兵犯宣府。把總

江瀚指揮董賜先後戰死。寇遂進逼永寧。大同總兵官周尚文督師截擊。仗着老成勝

算。殺敗寇衆。戮一渠帥。俺答乃倉皇遁去。嚴嵩父子與尚文又有宿憾。屢圖傾陷。幸喜

邊患方深。世宗倚重尚文。未遭讒害。那知天不假年。將星遽隕。死後應給卹典。偏被嚴

嵩中沮。停止不行。給事中沈束上書代請。忤了嚴嵩。奏請逮獄。束妻張氏留住京師。無

論風霜雨雪。總是入獄探望。所有獄中費用。全仗十指的鍼繡。易錢繳納。獄卒頗也加

憐。不忍意外苛索。

小辛猶懷悲感。大相偏要行兇。

張氏一日上書道。

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哀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奉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臣夫固銜感無窮。臣妾亦叨恩靡既矣。

這疏求法司代呈。法司亦悚然起敬。附具請片。一併呈入。偏偏世宗不許。原來世宗深嫉言官。每以廷杖遣戍。未足深創。特命他長繫獄中。為懲一儆百計。且令獄卒日夕監囚。無論語言食息。一律報告。就是戲言諧語。亦必上聞。沈束一繫至十八年。但聞獄檐上面。鵲聲盈耳。束謾語道。人言鵲能報喜。我受罪多年。何來喜信。可見人言都是無憑。